



往事情怀

父亲是个晋剧迷

文/王永红

父亲年近耄耋，满头白发却依然身体康健。虽然是地地道道的老农民，但在村里他们那一辈人中也算是有点文化的，擅长画画和毛笔书法，也懂点音乐，年轻时农活干完，总是抽时间出去画炕围画赚钱补贴家用，过年时给邻居们画窗花，写春联，至今村里好多人家的大门上还有父亲题写的大字。最近这几年，村里改成现代化种植，父亲也终于放下了他一辈子热爱的土地，闲不住的他便和村里的几个发小到处去看大戏。

我们所称的大戏是山西的晋剧，也叫山西梆子，特点是旋律婉转、流畅，曲调柔美、圆润、亲切，道白清晰，具有晋北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自己独特的风格；小戏则是地方唱段二人台、山曲等，内蒙古中西部的汉族人许多是走西口过来的，这些地方的村庄到了农闲，各村总是轮流唱大戏，条件好的村庄有可能一年唱两三台戏，差一点的则几年唱一台，人口少的小村只能唱一些地方小戏。

父亲年轻时就对晋剧特别痴迷。他对山西的了解其实不多，唯有那晋剧的曲牌子，《打金枝》《下河东》《空城计》等唱腔，却十分熟悉，有时农田里边干活边哼着，有时在家拿二胡拉一段，遇上赶庙会，庆丰年唱大戏，就是白天有活晚上也要去看，每场都要坐在台下最前端看完。别说是经典曲目张口就能来几段，就连戏剧演员都记得滚瓜烂熟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录音机刚在我们村流行开来，父亲便买了一台，还有许多磁带，一有空就听他喜爱的晋剧唱段，以至于我现在也喜欢上了晋剧。虽然不是追着去看，但在视频里刷到时总要听上一段。

现在，父亲这辈人闲下来，每天雇着村里年轻人的车，追着看大戏，欣赏要求也极高，看山西省晋剧团的戏，看山西著名戏曲艺术家孙红丽、谢涛的戏。他们有个微信群，什么地方唱谁的戏都知道。今年最远去过山西河曲县，能住下看好几天，家人不放心他出远门，曾不止一次劝他，在视频上或者附近村有演出看看就行，父亲却说附近没有像样的角儿，在手机里看戏不过瘾，没有戏场的氛围等。后来家人们拗不过父亲，也只能买好折叠椅、水壶、大背包等装备支持他去看戏了。

我年少时不了解，为何一个在内蒙古生活了一辈子的人，会对山西梆子如此痴迷。后来我才渐渐明白，对父亲而言，晋剧不只是地方戏，更是一颗落叶归根的心。他以前从未踏足过山西，只是通过那些高亢的唱腔，结合历史背景的戏文，在他心里构建出了一个故乡。那里有父亲口中唱的美滋滋的杏花酒、酸溜溜的醋，有他想象中的洪洞大槐树，也有好几代走西口人共同的情感记忆。

我想，大概乡土文化这东西，原本不必亲历，它是可以遗传的，一出生便把乡愁刻在骨子里，却将根系扎在了异乡的土地里。

生活拼盘

老家的京瓜花

文/程广海

在我们北方农村的老家，有谁注意过蔬菜的花呢？

每年到初夏时节，又迎来另一季花的海洋，丝瓜花、京瓜花、茄子花、辣椒花、土豆花竞相开放。它们的花那么朴素而又淡雅，有一些花还是餐桌上难得的乡野美食呢！

京瓜和南瓜，长得圆的称为南瓜，长条的像西葫芦形状的叫京瓜。在我们老家，一直种植的是京瓜，它是一种十分容易活的蔬菜，你随便丢一粒种子，它就会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所以，有在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，如果不是大规模的生产，自家吃京瓜，不需要专门的一块地去种植，在田野的小路边、菜园的水沟旁，丢几粒种子，结的京瓜就够一年吃的了。

京瓜开花的时间和丝瓜大体相同，都是在五月中下旬的时候。京瓜开花有两种：“母花”和“公花”。“母花”就是结果的花，在花很小的时候，京瓜花就有果实了，那嫩嫩的小京瓜结在瓜秧上面，煞是好看。在那拇指般大小胖嘟嘟的京瓜顶端，开着黄黄的花，很粉嫩，也很养眼。一周左右的时间，京瓜慢慢长大，花朵逐渐凋零。“公花”则光开花，不结果。“公花”有一根长长细细的柄，柄的顶端托着伞形的花朵，随时为“母花”授粉。我们平时吃到的京瓜花，就是这种“公花”。

京瓜花的吃法与丝瓜花大致相同，用鸡蛋清和了稀稀的面糊，用面糊把整个京瓜花包裹起来，在油温六七十度的时候，放进油锅里炸。还有就是包裹了面糊的京瓜花在油锅里煎，在锅里一反一正，即可出锅，那叫一个酥、香、鲜！

京瓜花另一种吃法就是把花瓣切碎了，与鸡蛋调和在一起，煎饼吃。做法很简单，鸡蛋一两个即可，多了会影响京瓜花的鲜味。把打碎的鸡蛋、京瓜花瓣与面轻轻搅拌，再放进少许的葱叶，放进油锅里摊成薄薄的一层。把饼煎成金黄色即可出锅。热腾腾的京瓜鸡蛋饼端上来，黄的是京瓜花，绿的是葱叶，不仅颜色搭配得好，吃起来既养生又新鲜。

在老家，我记得最普通最简单的吃法是用京瓜花烧咸糊涂喝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家里穷，肉和新鲜蔬菜很难吃到，春夏之交，喝京瓜花咸糊涂是最好的打牙祭的方式。玉米面烧的糊涂，碗底是少许的豆扁，上面飘着黄澄澄软塌塌的京瓜花，滑嫩中带着一丝香甜，让人胃口大开，直喝得肚子滚圆。

盛夏时节，到菜市场买京瓜花要赶早去，因为它不是大面积和专门种植，所以，卖京瓜花的商贩很少。如果家里有个小庭院，不妨自己种上几棵。只要水肥跟上，用不了多久，地面就会铺满京瓜的叶子，再过几天，花蕾就饱满起来。采摘着那黄澄澄的京瓜花，丰富着自家的饭桌，岂不美哉！

一寸芳草

槐花院落

文/苏阅涵

七月的风推开半扇门
槐花正酿着白色的酒
青石板上铺满碎银
每一片都是夏天的信笺
老井映着云的倒影
桔梗花开在墙角无声
蜜蜂衔着甜蜜的秘密

在花间书写午后的乐谱
廊檐下晾着昨夜的雨
竹椅还温着外婆的体温
时光在这里放慢脚步
让每朵花都有说话的权利
夕阳西下，槐花簌簌
为院落写下最后的诗句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